

于光錐之內盛放
——談《三體》中女性角色

被譽為“中國科幻基石”之一的《三體》系列對於地球和三體兩個文明的盛衰歷程描寫可謂精彩絕倫。在這條故事主線中，女性角色對情節發展可謂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其他眾多的科幻作品中，女性角色往往分屬涇渭分明的兩派，一為自私狂妄的保守派，另一則代表與主流勢力抗爭的少數派。例如著名的《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主人公德卡德的妻子伊蘭屬於前者，而仿生人蕾切爾象徵後者。雖然這樣的設定更利於製造衝突從而使情節發展，但被推而廣之後也淪落為濫俗的套路，讀多便覺乏味，全然沒有了如狄德羅所說“人類既強大又虛弱，既卑瑣又崇高，既能洞察入微又常常視而不見¹”的人格魅力。

所幸，《三體》在鋪陳奇譎的科技爭鋒圖景時，雖然其中部分角色性格標籤化而不盡人意，但總體來看並未顧此失彼地將人物的刻畫流於表面的泛泛之談。本文擬從書中的兩位分別隸屬不同文明的女性角色葉文潔和智子著筆一談。心事浩茫連廣宇²，能仰觀浩渺宇宙之大同時，亦可俯首，於無聲處聽作者劉慈欣冷靜剖析人性這一道驚雷。

首先是葉文潔，以她為主角的《三體》第一部曾榮獲雨果獎的殊榮，她也是我認為書中刻畫最為成功的女性角色。按照種族規劃，她位於地球文明陣營。但在精神上，她執著於淨化人性這一亙古便有的議題，歷經滄桑之後對人類劣根性的自省使她前半生祈願相比地球更高級的三體文明降臨作救世主，她毫不猶豫地向三體文明發出了“到這裡來吧”的盛情邀約。當她纖細的兩指按

¹出自狄德羅

²出自魯迅詩作《無題》

下發射鍵時，是豪擲所有人類命運來祈求得償所願的無情狂賭。而在餘生將要燃盡的灰燼裡，在瞭解三體文明的真實情況與自己的臆想背道而馳、意識到“它”嚮往地球不為扶助而是侵略的本質之後，她又能先發制人思索出“宇宙社會學”理論，在宇宙層面上嘗試作出了回答。由此，葉文潔的人物形象是複雜的。

回到原作中分析，葉文潔是溫柔而堅韌的。她會在艱苦之中讀一本《寂靜的春天》，為書中死去的動植物哀惋；她會兢兢業業地工作、哪怕自己因家庭成分而被排擠；她會盡心盡責地向前來求教的山村學生講授知識，將那些複雜的公式原理抽絲剝繭地娓娓道來，將溫柔慷慨贈予稚嫩而純真的生命……在這些片段中，她如水般溫柔，亦如水般堅韌，是強大內心之中的堅韌造就了她的溫柔。生活粗糲的棱角固然將她摧折，卻不能迫使她低身匍匐形如蟲蟻，強大的內心讓她生而有翼³，她是一生都要振翅翱翔、搏扶搖而上九萬裡的飛鳥，會因靄靄迷霧和嶙峋風雪而困頓，可哪怕在穹蒼之中被驚雷猝然割喉，也卻絕不會斂翅碌碌沒入駁雜的庸類。

同時，葉文潔又是冷靜而無情的。父親在文革中被批鬥致死而殺人兇手們毫無悔意、被至交白沐霖誣陷而遭到軍管審問、友人伊文斯為保護珍稀動物而親手種植的保護林被當地貪心的村民砍伐一空……在世間踉踉蹌蹌幾十年，多舛的命途將葉文潔淬煉成了一把雪亮的鋒刃，為保守三體秘密而不惜將上司雷志成與丈夫楊衛寧一同殺害是血色之中的淒艷，執意向三體文明發射的通訊信號則是對人性徹底絕望之後斬落的破空一刀。她固然是背叛了人類使地球文明墮入危險深淵的罪魁禍首，但這一“反派”定位並未讓讀者如同對待一般的反派角色一般，對葉文潔嗤之以鼻或恨之入骨。當太陽以恆星頻率閃爍傳送電波之時，沒有一位讀

³改編自賈拉爾·阿德丁·魯米，原句為：你生而有翼，為何竟願一生匍匐前進，形如蟲蟻。

者不會為她的狠厲與果決拍案叫絕——這是一種致命的魅力，一種書中其他女性角色都不具備的性格色彩。在其加持之下，她人格之中畢露的鋒芒愈發耀眼，如同進行II型文明能級發射的太陽般，奪目而璀璨。

而在生命最後，她將“黑暗森林”的宇宙生存法則暗示給了羅輯。後者運用葉文潔悟出的理論彌補地球科技水準的不足與三體制衡，使危在旦夕的地球文明擁有了與三體相對峙、從而謀得一線生機的怙恃。

用兩組形容詞將葉文潔複雜的性格一言以蔽並不全面，但足夠體現人物的獨特之處。溫柔與無情、滅世又救世似是矛盾的反義詞，但作者對於葉文潔的塑造立體而豐滿，她的形象由此脫胎了紙本的桎梏，仿佛成了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而非只是修飾堆砌出的空洞標籤，這也使得使得放在平面中相悖的性格能夠在她身上得到平衡與有機統一。

縱觀葉文潔一生，似是她曾嘔心瀝血觀察琢磨的天體電磁輻射波形一般，在春風得意與艱難困苦之間波瀾起伏。她在盡其所能做完能夠做的一切之後，在日落餘暉映照之中闔眼離去。“所謂的終極目的是虛無的。人生沒有目的，只有過程”⁴。葉文潔一生的追求歸根結底可落筆與坎坷二字，而她的人格魅力卻讓坎坷在窮途末路開出驚艷的花朵。或許正如尼采所言，“要真正體驗生命，你必須站在生命之上”⁵。無論這一站的後果是名垂青史還是遺臭萬年，對於生命這一崇高定義，葉文潔當之無愧而又濃墨重彩地體驗過了。

另一位要談的女性角色則是智子，更為準確的說法是在第三部中出場的由三體世界智慧粒子所控制的擬人機器人。雖只是機器，但劉慈欣在描寫之中卻為她賦予了組裝起來的機械元件不會擁有的神態、意氣，甚至思想。從露相直至三體星系消亡之後離

⁴出自尼采

⁵出自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開地球，縱然智子以“人”的形象登場的篇幅並不算多⁶，仍有許多片段值得品味。

有讀者評價著和服、研茶道、外可作持刀忍者、內可為優雅少女的智子是對日本女性的刻板印象。但筆者認為，固然智子的人物設定是參考了日本女性，但並非照搬照抄性格範本，而是在基礎認知之上又多加修改，使“她”更符合《三體》系列的大背景設定，整體形象也更加活靈活現。

從智子來看，向人類下達遷徙至澳洲保留地的命令，揮刀斬殺擾亂社會秩序的人們……這些行為都符合書中對三體人的描述：沒有道德亦沒有慈悲。而從智子對待不同的人敬重與憎惡分明的態度，以及將這些完全與人類社會公序良俗相悖的“惡行”不加遮掩的直接表露出來，也體現了三體文明的另一特點，即思維透明、坦誠佈公。

但若剝離冷酷的作為，亦可發現，地球文明的交互浸潤對三體人也有著潛移默化的改變。受三體文明所控制，智子大可維持原有的粒子形象與地球文明溝通，或者以三體人原本的面貌建造機器人，但三體文明卻讓她的形象符合了地球文明“智子此名在中文裡像是日本女性”的認知，因此甫一出場便具有了地球的特徵。在三體星系被更高級的文明打擊毀滅之後，智子曾邀請兩位執劍人前去品茶。在這次“茶道談話”中，面對羅輯提出的生死攸關之問“是否有可能向宇宙發佈避免黑暗森林打擊的安全聲明”時，她並未一如既往透明坦率地將三體所知全盤托出，只是小心謹慎地回復了“有”。可見，她不僅學會了地球文化中的茶藝與劍道，也學會了偽裝與隱瞞。

作為三體在地球的代言人與傳話筒，從智子的言行舉止之中可以窺得三體文明中智慧生命的思想軌跡，同時又見證著地球文

⁶注：《三體III》末尾部分雖也有“智子”的重新出場，但當時的她已不屬智能粒子控制，僅僅是一個定制產品，因此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明對其產生的影響。作者有意將這兩種思想特質進行交融，並通過智子這個縮影表現出來，其實也隱含對人性的反思。

在劉慈欣的消亡美學中，地球與三體終將死去，仿佛一場莎士比亞式的悲劇：儘管天空上也許盤旋著某種正義，舞臺上卻已經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屍體⁷。在看似荒蕪實則危機四伏的宇宙之中，時間盡頭只有死神永生。因此，無論是葉文潔還是智子，亦或是她們背後代表的地球文明抑或三體文明，簡單地用善與惡鑒定不具任何意義。“文學，如果不能成為當代社會的呼吸，這樣的文學是不配成為文學的⁸”，重要之處是從中挖掘客觀存在卻平日難覓的隱秘，既要尋求於星塵和書本之間，也要聆聽自己血液的簌簌低語⁹。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地球文明和三體文明中共通的弊端：傲慢。“使我們視而不見的光亮，對於我們就是黑暗”¹⁰。兩個文明都有因傲慢而受重挫的殷鑒，但“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¹¹”。地球文明曾因對自身艦隊實力的傲慢而引發了幾乎全滅的危機。在威懾紀元之中，地球文明又沉溺於三體文明不敢輕舉妄動的怡然安樂，厭惡首任執劍人羅輯的獨斷專制，由此而生的傲慢在人群之中蔓延開來，他們單純地認為只要掌握了引力波發射器的控制按鈕，無論誰來做執劍人都足以使三體文明懼怕，於是公選出了一位“聖母”作繼任者，導致威懾失敗。

這種主觀的自大無疑是可笑的，但三體文明亦不能避免重蹈覆轍。智子在第一部中，以微觀粒子形態甫一到達地球便向人類昭然宣告“你們是蟲子”。智慧微觀粒子封鎖了基礎學科的尖端前沿，水滴封鎖了太陽信號，可由此便萬事大吉了嗎？傲慢讓三體

⁷出自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

⁸出自索爾仁尼琴

⁹出自赫爾曼·黑塞《德米安》

¹⁰出自梭羅《瓦爾登湖》

¹¹出自黑格爾

疏忽了對羅輯的監控，使後者想出了利用核彈爆炸形成的塵埃雲團遮擋太陽使其進行閃爍的主意，使佔領地球本指日可待的三體功虧一簣。在威懾失效的一刻，三體文明大可以如同第二部裡派遣水滴屠戮地球艦隊一般——“毀滅你，與你有何相干？”——毫不留情地將地球人類悉數毀滅，但卻沒有這麼做，而是勒令所有人類遷移到澳洲保留地（筆者將這一命令歸類為傲慢，而不是愛與善，是因為遷徙之後的人類乞求補給時智子並未按照承諾發放，反而讓他們展開生存競爭自相殘殺）。羅輯曾說，“斬盡殺絕，這是對一個文明最高的重視”。在侵略的同時，自認為地球文明已無回天之力的傲慢讓三體忽略了智子盲區，使得逃離在外的兩艘飛船得以避過水滴攻擊並向宇宙發射三體文明坐標招致打擊。揆諸盛衰，又應了文中的箴言：“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

從這兩位女性角色中管窺一二，《三體》堪稱未來紀元的人性史詩，書中的每一個人都是若干人，是很多人，是豐富自我，比每一個人的無限增殖更為豐富¹²。我們生活在陰溝裡，但仍然有人仰望星空¹³。我想，在這些人中，會有葉文潔和地球上數以億計的人類，會有在三顆恆星毀滅性地亂序運行之中艱難苟活的三體文明，會有“精驚八極、心遊萬仞¹⁴”將偌大宇宙畫卷展開來的作者劉慈欣，也會有受此感發而虔誠望向天空的眾多讀者。

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¹⁵。光錐之內即是命運，無論我們去往滾燙的白晝，還是皎月與永夜。我們的一切，不是星塵，就是創世的餘燼。我們犁的土都是星塵，隨風四處飄散；而在一杯雨水中，我們飲下了宇宙¹⁶。

參考資料：

¹² 出自費爾南多·佩索阿《惶然錄》

¹³ 出自王爾德

¹⁴ 出自陸機《文賦》

¹⁵ 出自馬一浮詩作《曠怡亭口占》

¹⁶ 出自伊哈佈·哈桑

- 1.狄德羅名言
- 2.魯迅詩作《無題》
- 3.賈拉爾·阿德丁·魯米名言
- 4.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商務印書館，2015。
- 5.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中信出版社，2015。
- 6.索爾仁尼琴名言
- 7.赫爾曼·黑塞：《德米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8.梭羅：《瓦爾登湖》。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
- 9.黑格爾名言
- 10.費爾南多·佩索阿：《惶然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
- 11.王爾德名言
- 12.陸機《文賦》
- 13.馬一浮詩作《曠怡亭口占》
- 14.伊哈佈·哈桑名言